

跨越時空
異地重現

玩味正義
探索人性

自囚

The Island

ver.
2019

EX-亞洲劇團
THE ARTS

囚犯 ≠ 罪犯

思想 是改變世界最強而有力的武器!?

05.03 05.04 05.05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實驗劇場



EX-亞洲劇場
THEATRE

要讓人們對立
就給他們只有二分法的選項

自島

The Island

有罪與無罪之間
自由與囚禁之間
正義與情份之間
我的保衛家園 是你的顛覆國家罪
因此我們開始害怕異議份子

別想看透當中的弔詭

小心！我們因此都成了思想犯！

2019

05.03

Fri. 19:30

05.04

Sat. 14:30 *開演
19:30

05.05

Sun. 14:30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實驗劇場

見證種族隔離制度的《島》

文／姜翠芬

南非劇作家佛佳德（Athol Fugard, 1932~）的《島》（The Island）是一齣控訴南非白人剝奪黑人自由、壓榨黑人基本權利的戲劇。雖然南非黑人在 1994 年總統選舉時選出曼德拉，正式宣告南非黑人終於得到自由及公民權，但這齣寫於 1973 年的《島》不但是當年南非黑人被白人統治者殘酷壓迫的歷史見證，它更是今天後殖民戲劇，或說壓迫文學中的一個經典作品。

過去近四百年來，南非黑人命運坎坷。1652 年隨著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到來，這塊富饒土地就不斷遭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蹂躪。先是荷蘭人侵占土地變土著為奴隸，後是 1795 年英國加入南非的殖民行列。英布戰爭之後，1902 年英國成為新宗主國，但卻也仍讓南非布爾人（荷蘭人）自治，兩個白人民族聯手制定五十項種族隔離法律剝削南非黑人，以確保白人的政治壟斷地位。1948 年南非國民黨（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ty）執政後通過三百多項種族主義的法律條文，透過國家機器、法律機制，讓全國人口 15% 的白人繼續宰制當時佔全國人口 73% 的黑人。無怪乎南非黑人抗爭不斷，而且在最不人道的種族隔離時期（1970 年代），抗爭也越激進。《島》也就是在 1970 年代初期演出的。

《島》是敘述兩名被關在羅本島囚犯老唐和小馨困苦牢獄生活的故事。實際上劇作家是根據 1970 年代當時南非黑人被監禁在牢獄的真實故事改寫而成。當時黑人被白人壓榨，若有所不符白人法律之言行就被監禁，與司法公正與否無關。這二人當中一人是因參加了被禁的組織，另一人則是公然在警察面前撕毀其通行證。而羅本島就是像美國舊金山外海惡魔島（Alcatraz Island）監獄一樣，是南非當時關黑人最惡名昭彰的監獄，曼德拉就是 1963 年到 1990 年在此被關了 27 年。

囚犯被關在狹小擁擠汙穢的房間裡，白日在戶外海邊炙熱太陽下挖沙和搬沙，做毫無意義的勞動。白人獄方目的就是折磨這些黑人囚犯，消磨他們的意志力，「殺他們的銳氣」使其喪失反抗的能力，完全馴服。然而劇中的老唐和小馨是共患難的室友，彼此互相扶持。當時為了獄中將舉行的同樂活動，兩人還在白日耗盡體力回到牢房的晚上彩排一齣戲——《安蒂岡妮》準備演出。

就在演出前不久發生了兩件影響這齣戲表演的事。第一就是飾演戲中戲女主角的小馨拒演，因為他怕戴假髮穿裙子演了安蒂岡妮之後，會被其他犯人取笑。第二是演出前數日老唐被獄方通知官司

打贏，原要服刑十年的他，只需服刑三年。而照他已服刑的時間計算，老唐再三個月便可出獄。原是替老唐興奮的歡樂氣氛，卻立刻變成哀傷。老唐還要不要演？而小馨的怨懟又一觸即發，因為他不知道他還要繼續被關多久？不過最後友情似乎戰勝一切，戲還是演了，而且小馨藉安蒂岡妮之口抒發自己胸中鬱壘，大聲咒罵當權者。

曼德拉當年被關在羅本島監獄時，也曾演出《安蒂岡妮》。很特別的是他並不是扮演挑戰權威的安蒂岡妮，而是飾演強迫別人屈服於他命令的國王克里昂。這齣二千四百年前由索夫可里斯（Sophocles）寫的希臘悲劇竟是西方史上第一齣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戲。底比斯國王伊底帕斯自我放逐之後，他的兩個兒子因為爭取王位，自相殘殺而死。克里昂國王給予伊狄奧克里斯隆重喪禮，卻讓波呂涅克斯的屍體曝曬戰場任憑禿鷹啄食其屍。他並且下令禁止任何人處裡叛國者波呂涅克斯的屍體，違者處死。身為妹妹的安蒂岡妮基於家人的愛心和良心的緣故，反抗國王禁令，將哥哥屍體埋葬，旋之被國王處死。

飾演安蒂岡妮的小馨最後克服心理障礙，照實演出。並在劇中透過戲中戲反抗權威，並大聲挑戰

不公平的白人政府。彷彿瞬間將古希臘安蒂岡妮、南非小馨、佛佳德，所有受白人壓迫的南非黑人，以及所有被壓迫的人都連結在一起。

在劇中象徵不公不義的白人政府的是老唐和小馨口中的監獄長官「綠蒼蠅」。他雖然從來沒有在劇中出現，卻是掌握所有囚犯的命運。這個明顯的象徵傳達出南非黑人的生活困境，不公不義剝削他們的白人霸權、公權力、律法即使看不到卻是無所不在。獄中囚徒的命運或許三個月可出監，或許要關一輩子關到死，黑人完全無法掌控，因為白人視黑人生存和人權為敝屣。劇中與外界隔絕的「島」讓黑人勢單力孤，逃脫無望，求救無門。這個「島」的象徵道盡南非黑人在白人統治時無盡的悲哀。

羅本島的絕望、監獄的黑暗、白人監獄官吏的顛頑、獄中勞役毫無意義和永無止盡的體力折磨，凡此種種都呈現一個悲觀的宿命。所幸，劇中的二位主角最後竟一起演完《安蒂岡妮》。雖然劇終又在一起服刑勞動，卻是彼此互相打氣支持，一如戲一開始時二人被獄卒打傷卻互相為對方醫治的兄弟關懷和支持。這樣的結局呈現出這齣令人沮喪的戲最重要的訊息，就是南非黑人的兄弟情誼，他們的韌性和堅持是戰勝白人政權最大的盼望。



回到純粹的不囉嗦

文／林淇安

不知不覺距離《島》的首演已有十年了。如果說劇場藝術作為一種表演型式，大多時候是反應社會問題大過於改變社會現狀，但或多或少還是具有間接影響和導正社會風氣的功能。劇場作品是社會面向的寫照，就像是一面鏡子投射出社會這個角色的特質和現況，也透過表演藝術提供一般大眾認可社會價值的指標。EX- 亞洲劇團自 2009 年推出荷裔南非劇作家亞朵·佛佳德（Athol Fugard）經典作品《島》，當年的 Fa 哥與小帥擔綱演出獲得台新藝術獎提名肯定，繼 2014 由劇團培訓的第一代團員蕭景馨和劉唐成再次演繹，而今，這齣戲重新搬上舞台，更讓人深刻感受到作品意涵在某種程度上呼應台灣現況的省思。

這齣戲恰巧搭上了今年劇場界的經典作品回歸列車，以劇場創作的大環境來說，或許反映了當

前台灣製作考量的風向球；對我們而言，更像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安排，只待時機成熟推出作品。面對《島》這樣一個考驗演員功力、情緒的流轉細膩又多變的劇本，這一版的演員唐成和小馨在當年演出結束後心中即存著「若有機會還想再次挑戰這個文本」的念頭，加上這些年經過劇場粹煉後的二位演員來說，的確埋下了一個重演的伏筆。回到製作層面上來說，劇場作品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完美」或是「完成」的時候，儘管戲一演再演，團隊仍然秉持著「好還要更好」的堅持；尤其對於創作者而言，更是個重新審視、提昇作品的大好機會，因此這一次在服裝、音樂設計上都有了新風貌。

導演 Jayanta 以他多元豐沛的文化背景及深厚的劇場功力，移居台灣以來即積極培育台灣劇場新生代人才，希望結合演員訓練和展演實務，透過製

作實踐其劇場理念。經過多年的試煉，Jayanta 逐步建立一套有系統的演員訓練方法，2017 正式發表並命名為「本質劇場 (theatre of essence)」。為了進一步實踐這套演員訓練方法，也希望藉由《島》這個優質製作的重現機會，讓作品更上一層樓，同時透過展演實務讓這套訓練體系更加完備。

依據真實事件重新創作的《島》，不僅讓觀眾感受到劇中人物關係變化的無常和角色的痛苦煎熬，自我價值的存在意義也透過本劇再次被檢定，對於觀眾而言肯定是一種嶄新的觀賞經驗。戲本身也反映出現今社會，在人際關係越來越疏離的情況下，我們愈來愈像是活在一座充斥著數位科技、人際關係薄弱的「孤島」上；矛盾的是，當真正的島在心中打造的同時，或許也投射出人類真正渴望的，卻是人與人之間互動中的那一點溫暖亮光。

如果在現代社會中，人類探索內心世界的相處機會變得越來越寶貴，我誠摯地希望透過這齣戲的聚會讓觀眾在看到作品的當下，可以引發出內心不同的聲音。我們更期待《島》這個作品，可以提供觀眾對於人性及人際關係的進一步瞭解，也讓我們以寬容的心，正面的觀點去看待囚犯，尊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為正義發聲，讓我們的社會更健康，人類生活更有價值。

2019 年，我們得以再度搬演這齣經典好戲，希望能夠引起更多的共鳴。



製作人
林淇安

EX- 亞洲劇團行政總監暨團長，淡江大傳系畢業，2001 赴新加坡 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跨文化劇場學院，簡稱 ITI）進修。多次參與跨國作品演出及交流計畫，並受邀參與亞洲各藝術節的跨國製作，熟悉多語言的跨文化呈現創作，亦從中激盪出獨特的製作思維。期望在自己的土地上打造一國際文化交流的藝術平台，引進跨國藝文合作，探尋台灣劇場新可能。



Director's Notes

By Chongtham Jayanta Meetei

Each day I am hearing and getting the information of many unpleasant events and things that have been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These happenings are in reality disgraceful to humanity and freedom. The political neutralization of these ugly events and how they are propagated as truth are becoming more commonly perceivable than ever. This discourse of neutralization made us numb and kept far and far from the truth. But the truth of this world is not in the countless events, not in the number of things happening around us, but in their relatedness and the expression which is common to us as a being. I feel that we should relate with that commonness and learn to contemplate for a better future. Otherwise we often found ourselves unarmed and unprepared when it's arrived to our own yard.

As the saying goes, "history repeats itself." But it seem like we refuse to expect that history is just a consequence of human actions. If we could control our actions then we also control the consequences.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should be, are we, as a society aware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do we have the capability to contemplate as a whole for a desirable consequence? Are we conscious about our actions for a better consequence? These very simple questions lead me to re-perform Athol Fugard's "The Island". As an artist I strongly feel that this play is more relevant than ever before and has its significance of performing at present condition.

My thoughts are much clearly expressed in the writing of Sir Rabindranath Tagore in his 'Nationalism' and feel that it is significant to share with my viewers.

'Man's history is being shaped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it encounters. These have offered us problems and claimed their solutions from us, the penalty of non-fulfillment being death or degradation.'

Man in his fullness is not powerful, but perfect. Therefore, to turn him into mere power, you have to curtail his soul as much as possible. If you want me to butcher human beings, you

must break up that wholeness of my humanity through some discipline which makes my will dead, my thoughts numb, my movements automatic, and then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plex personal man will come out that abstraction, that destructive force, which has no relation to human truth, and therefore can be easily brutal or mechanical. Take a man away from his natural surroundings, from the fullness of his communal life, with all his living associations of beauty and love and social obligations,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turn him into so many fragments of a machine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on a gigantic scale. Turn a tree into a log and it will burn for you, but it will never bear living flowers and fruits.

I am not against one nation in particular, but against the general idea of a "top-down structure" that can be found in all nations. Men who are naturally just can be cruelly unjust both in their act and their thought, accompanied by a feeling that they are helping the world to receive its deserts; men who are honest can blindly go on robbing others of their

human rights for self-aggrandizement, all the while abusing the deprived for not deserving better treatment. We have seen in our everyday life even small organizations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 produce callousness of feeling in men who are not naturally bad, and we can well imagine what a moral havoc it is causing in a world where whole people are furiously organizing themselves for gaining wealth and power.

Beside the subject of the play, artistically my intention is never to create a daily life character, but I would rather let the actors to celebrate the quality of human emotions in its full fledge which could achieve a certain aesthetic. My characters are just only aesthetic objects. These aesthetic objects would transcend and manifest of the infinite in the finite forms. Characters, story, dialogue, set, music are not the end purposes. They are just used as media to lead my audience toward the experience of human commonness. That is what I understand as 'essence'.



導演的話

文／江譚佳彥

譯／劉禹仲

每天，我都會聽到目前來自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不幸事件。此些事件對於人性以及自由來說，毫無光彩可言。此些事件的所謂「政治中立性」，被當作圭臬真理一般的傳播，甚至益發普及了。這些所謂「中立」的論述使我們麻木，且越來越遠離這個世界的真相。然而，真相絕不該藏於這多不勝數的事件中，也不該存在於發生在我們生活週遭的論述之中。反而，該體現於這些論述彼此間的關連，以及它們又是如何地被我們習以為常。我個人則認為，應該要試著描述這些習以為常，且為後世省思，以免不幸的事件有朝一日來到我們身邊時，我們卻措手不及防備。

俗語說的好，歷史總會重演。但我們似乎卻不願接受歷史其實亦僅是人類行為的後果。倘若我們能夠控制自身的行為，不就能改變其後果嗎？重點是，這個社會能否意識到現狀，且為了社會整體，思索出一條更好的後路？我們自己是否意識到，我們現在種的因就能影響日後的結果？這些簡單的問題促使我再次搬演亞朵·佛佳德所創作的《島》。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強烈地感到，這齣劇碼在此刻最能切中時事，也最具再次搬演的重要意義。

我發現詩人泰戈爾的〈國家主義〉中的字句能更適切地表達我的想法，故因其重要性，謹引述如下，以分享給我的觀眾們：「人類的歷史係透過苦難而形塑的，這些苦難為我們帶來了難題，也從我們身上得到了解答。而未能完成的懲罰則是死亡或是墮落。」

完整的人類並不強悍，而是完美。因此，若欲讓人轉化成純然的暴力，首先得扼殺他的靈魂；若欲命一個人戕害同胞，則得先透過某種紀律破壞其人性、殺死其意志、麻木其思想、令其所作所為不假思索。如此一來，就能把複雜的個體化約為一個無意識、泯無人性的暴徒。把一個人從他的生活圈抽離、剝奪他的人際關係、剔除他生活週遭與愛、美相關的聯繫、褫奪他的社會義務，就能把此人轉化成巨型財富機械中的片段零件；砍樹成柴固然能生火，卻終將無法開花結果。

我並非反對某個特定的國家，而係反對由上而下的「國家」這個概念。一個生而公平的人卻可能有著殘酷不公的所思所為，還自認懲善罰惡，替世間作了好事。一個誠實的人卻可能為了提升自己的



地位強奪他人的人權，同時還辱罵受害者，說他們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在每天的日常裡，我們不也目睹著各行各業中，本性非惡的人們對彼此殘忍？我們也很容易想像，許多所謂健全的人汲汲經營著財富和權力，所將造成的道德浩劫。

除了本劇主題外，在藝術層面，我的目的從不是創作出日常可見的角色，反欲令演員們完熟地歌頌出人類情感特質，並藉此達到某種美感。我的角色僅係某種美學物件，在有限的形式中，昇華，並呈現出無限。角色、故事、對話、佈景、配樂，均不是最終目的，而僅作為媒介，引領我的觀眾們體驗人性的共通性。這，也是我對於「本質」所下的註腳。



導演

江譚佳彥

EX- 亞洲劇團藝術總監。出身印度曼尼普爾邦（Manipur），印度新德里國家戲劇學院表演碩士。擅於在劇場說故事，在深厚的傳統與現代訓練背景下，以台灣新住民藝術家身份，試圖探索台灣與亞洲文化融合的當代劇場身體。多部作品入圍台新藝術獎，受邀巡迴海內外各藝術節。除編導演及教學才能，亦致力於發展演員訓練體系，以「本質劇場（theatre of essence）」為其表演訓練方法的探索與實踐。

亞朵·佛佳德

Athol Fugard

亞朵·佛佳德，
是世上最出色的編劇之一。

——《芝加哥論壇報》

“Athol Fugard is one of the world’s
finest playwrights.” — *Chicago Tribune*

多才多藝的當代知名劇作家，作品橫跨舞台劇及電影，身兼劇作家、導演、演員等多職，工作地點遍及南非、美國、英國。知名劇作包括 *Boesman and Lena* (1969)、*Exits and Entrances* (2004)，也曾演過《甘地》、《殺戮戰場》等片。《大仔》是他畢生所著的唯一小說。佛佳德於 1932 年生於南非，父親是英國白人，母親是非洲人。小時候家裡開茶室，他常和店裡的黑人員工玩在一起，逐漸明瞭種族歧視造成的鴻溝。因在兩種文化融合下成長，讓他對受迫害的黑人族群，不但觀察入微，更有深厚的同理心。他的母語雖是英語，卻始終自認是「以英文寫作的非洲人」。大學讀了一半後輟學，之後陸續做過水手、記者、法庭職員、演員等。在法庭工作的經驗，令他深切體會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不公與殘酷。他作品的主旨，也因此多在凸顯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小人物無力對抗強權的辛酸與堅韌。



The Island

一座島上的監獄，兩名同牢房的政治囚犯在日間繁複且枯燥的勞動工作之餘，決定晚上進行希臘劇作《安蒂岡妮》的排練來消磨蹲苦窯的日子。於是戲中戲的排練和真實牢獄生活開始交疊運作產生了有趣的對話，緊接著一場權力的遊戲於是展開。

就在一切關係正處於美好平衡之際，其中一名囚犯被提前假釋出獄了，兩個人的友誼在這時才真正面臨了巨大的考驗，所謂的權力遊戲這時候也才真正地開始。對於被留下來的囚犯而言，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對象消失了，彼此之間建立的信賴感受到極度考驗，未來要如何重新面對無情的牢獄生活，在心理層面上的何去而從，更替故事本身留下一個令人思忖和玩味的結局。

劉唐成（老唐）

生於也長於台灣的劇場藝術創作者、演員、小丑藝術工作者。現任教於醒吾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擔任三缺一劇團團員。畢業於英國羅斯布魯佛德戲劇演藝學院集體劇場創作碩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表演組；曾與 EX- 亞洲劇團、狂想劇場、黑眼睛跨劇團、讀演劇人劇團、欣蕾舞蹈團、艸雨田舞蹈劇場、亞洲創意實驗室、遊戲人劇團等劇團合作，累積多部劇場表演作品；個人創作之小丑演出《糖糖先生》系列作品，先後受邀至台灣各地藝術節演出，如臺中歌劇院開場計畫、嘉義草草戲劇節、基隆打烊小戲節。



一位演員總是在等待那樣的一部劇本，她所描繪的生命樣貌溢出於演員本身有限的生命經驗，而演員工作最幸運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向這樣的劇本學習。

《島》之於我即是如此；即便五年前曾走過一遭，再次回來依然覺得這部劇作還有太多禮物尚未拆封，待我深掘；能再次與 Jayanta 在《島》上合作，是我夢寐以求的事；而在學習表演的路上，小馨和我算是一起長大，這些年我們各自走了一圈回來在排練場上遇見，見證彼此的成長，亦是幸福之事。

最後，《島》上的自由，得來不易。

面對隨時都有可能消散的自由香氣，我們都得戒慎恐懼。



蕭景馨（小馨）

畢業於文大中國戲劇系，雙主修導演與表演。現為全職劇場工作者以及戲劇教育老師。

多參與擁有不同肢體美學語彙的表演團體，曾合作團體有：EX- 亞洲劇團、金枝演社、優人神鼓、無垢舞蹈劇場、兩廳院 x 希臘阿提斯劇院《葉瑪》、上默劇團、李清照私人劇團、河床劇團、黑眼睛跨劇團、世紀舞匯芭蕾舞團、禾劇場、曉劇場、變動能劇場等。

曾於台北藝穗節創作《4P 實驗室》、《危險。告白》；亞洲創意實驗室《關鍵連結》；單人表演獨立製作《房間碎碎念》；無獨有偶駐村藝術家賴麗婷《民家館內》協力編導；壞鞋子舞蹈劇場依地創作一賴麗婷《相看兩不厭》共同創作；曾於校內發表掌嘴三部曲《人類一練習中》、《大師一摹仿中》、《回溯一組裝中》。變動能劇場《不具名的哈姆雷》獲選為 2018 亞洲假日劇場戲術節演出；兒童肢體劇場作品《給自己的故事》獲選高雄 DOT GO 兒童藝術節演出；導演作品《快樂王子》榮獲上海國際兒童藝術優秀節目獎。



再次重演，經歷了當兵的生活經驗。我心想也許更能感同身受劇中角色的處境與情感，但是再次拿起劇本一讀時，仍深知遠遠不夠。

因為五年前演了《島》，所以我開始關注世界上人民對抗集權主義的書籍以及文獻，最關乎於台灣的就屬於百年追求這套書籍，以及讓我每讀必哭的還有美麗島大審判時那些民主先賢在法庭上的陳述，也因為他們的奮鬥讓我們有了相對民主的社會。

好了，大的集權倒下了，我們還得對抗甚麼？有的，還有許多藏在我們的意識中，那些不知不覺對我們的言行舉止有了「約束」的鬼魂。除了鬼魂還有甚麼？還有隔壁的「老母雞」！老母雞會直接飛撲而來嗎？不會！他會用美好但空虛的藍圖誘惑我們！誘惑我們交出主權、交出我們的自由。

如果我能用我拙劣的演技，讓各位觀眾看完後能有自己的選擇，我想這是對我最好的掌聲。



進入「島」的第一天，聽了兩位綠蒼蠅對此次呈現的規劃，雖然離五月還有很久，但我心中仍是緊張不安。從北國自由之城「自願」下放來到這群山環繞、鳥無人煙、冬寒夏悶的環境也不知道為了甚麼？到底為了甚麼？——小馨

這幾天是密集的勞改，為了把我們不同的自由之氣整合成統一的表達方式，總頭頭花了許多時間在跟我們形容此行與上回的不同之處，是的上回，那是約莫在五年前。我們讀著劇本，他說：「希望能在這次隱喻著我們目前這島上的處境」。我心想：島是戲裡的島，還是我們這塊像番薯的島呢？——小馨

睜開眼，半夜，睡在漆黑又空無一物的大樓裡，這種感覺熟悉又陌生。什麼時候才會天亮呢？天亮以後又是無止盡的勞動，但開始感覺，勞動沒有不好，可以讓窒息的時間過得快些。——老唐



從苗栗車站走去被囚禁之處，整整 15 分鐘，是最後的路，走走停停，像是旅行，一切很是新奇；畢竟在走向禁錮之前，連汽車排放的廢氣都充滿自由的芳香。我買了一杯熱的拿鐵帶著，好讓一路上有咖啡香氣作伴，讓自己產生錯覺，以為接下來的生活仍擁有文青般的瀟灑，而不是牢籠裡的鞭打；直到遇見了路邊這一座廢棄大樓，似曾相似的黃色鐵門，走了進去，五年前在《島》上的生活，重啟，熟悉的氣味像是從來沒有離開過。——老唐

一覺醒來，擦地，這一座小島，對兩人來說，還是大得可以。與小馨停不下來的垃圾話算是彼此之間最療癒的勞動。安塔為了讓牢房裡的兩個人彼此運作順利，花了時間建構相通語言；這次的他來來去去，在又不在，總覺得我們，被永遠地監視著。——老唐

話多，也順便批判昨天的自己，那的確像吃飽喝足的死知識分子玩一些文字遊戲。我們現在也在找用如何的體現方式，能完成如此厚重的劇本，我說的「厚重」（你看，又來了，我賞自己一巴掌）是指情感的厚重，身體的厚重以及承載在這議題之後的厚重。頭頭安塔，至今做了一系列的練習，如何呼吸、如何看、如何透過看帶領行動、如何控制眼睛的鬆緊，一切都是為了能完整兩位演員的體現方式，達到統一的效果。——小馨

即便搭上了車，身體確實得以暫時離開了《島》，但心裡卻沒有真正離開的感覺，可能心底知道，下一次回來，又是一陣毒打跑跳；放風，只是為了下一次的狠毒做好準備。——老唐

再次來到島，我們開始正式動工。我們挖著土石，如何挖得比真實還真實？如何一起填彼此的洞？總頭頭調整我們的姿態，我們講話的速度以及我們的情緒。甚麼都要管，但是你還是會佩服他的「管制」的確有道理。——小馨

接下來又開始密集的勞改了，我深知接下來的勞改要完成所有的劇本的走位，甚至會來個整排的恐怖酷刑。好奇怪，我們「自願」來到這裡，卻又害怕這裡的「酷刑」？——小馨

離演出正式倒數一個月，重獲自由的日子逐漸逼近。

昨天還在學校對學生苦口婆心，今天一來就被安塔淨化一番，面向安塔的氣定神閒，我是永遠的學生。——老唐

《島》的難演，早已不在話下，再加上安塔對演員極其細節的雕塑，這段日子實在難過... 在高密度的劇本裡，找到呼吸的空間，是最重要也最難的。——老唐

開始。結束。九十分鐘就這麼從我們的眼前消失。不用等綠蒼蠅給筆記，我就給自己很多筆記。我腦袋空白，需要點時間回神。還是總歸一句，完成了前面三場的走位，很粗略，但看見藏在裡面的東西了。——小馨

一舉一動都被安塔雕琢，確實感受到表演的不自由感，難免因挫敗而心生疑慮；不過念頭一轉，難道這樣的排練不最適合《島》嗎？如何在限制中找到自由？——老唐

勞改最後一天，即將回到「自由之城」，雖然都在島上，但能離開總是放鬆的。我們在這幾天有了思想上的匯整，表達上的統一，也透過發展完成了前面的動作。很累，還沒開始前就這麼累了，好興奮也知道接下來是很重的負擔（最慘的還沒來呢）。祖國的兄弟姐妹阿，我要踏上最後一次行程了，我要遠離白晝的光明到那個島上去。——小馨

曾文通

原舞台設計

從事舞台美術工作二十年，以「一念間一場空」為美學理念，導演作品包括普劇場《心寂無聲》及香港舞蹈團《觀自在一山海行深》。舞台設計作品逾二百台，曾獲多個獎項，包括香港舞台劇獎最佳舞台設計、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化妝造型、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2007年8月)。2009年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到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任研究學者。三度獲得香港舞蹈年獎最傑出舞台設計。2015年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頒發嘉許狀及獎章。2017年憑舞劇《風雲》獲世界劇場設計展佈景設計專業組銀獎。他亦是頌鉢演奏家，曾在世界各地演出，分別與知名琵琶演奏家王梓靜、南管音樂家王心心及昆劇表演藝術家孔愛萍合演。2018年出版首張頌鉢音樂專輯《聲音原本》。



雷若豪

燈光設計

資深劇場燈光設計、技術統籌與舞臺監督，第七屆臺北藝穗節專案技術統籌。曾參與動見·體劇團、世紀當代舞團、EX-亞洲劇團、8213肢體舞蹈劇場、當代傳奇劇場等團隊演出。



黃致凡

服裝設計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主修服裝設計。國立中山大學畢業，現兼任於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與經營學系，曾任職於育達高職表演藝術科。劇場服裝設計經歷：盜火劇團《1+1》、《轉校生》、《吉卜拉》、《海馬與象》、《蔚然》；阿伯樂戲工場《他媽的菜騎鴨》、《鰻魚安魂曲》等作品。



柯智豪

音樂設計

台灣音樂家，曾獲台灣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金鐘獎最佳音效配樂，金音獎最佳嘻哈專輯製作人，法國金音叉獎，金音獎最佳電子音樂製作人，最佳民謠作曲，金曲獎最佳樂團，最佳非流行演奏專輯，最佳客語專輯製作人等。持續在音樂創作與嘗試上不斷的往前推進，近年來致力於台灣傳統音樂，台灣多項語文，東方儀式與戲曲的採集與重製。



黃詠芝 舞台監督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畢業，畢業後投身劇場。舞台監督經驗包括：2019 阮劇團—草草戲劇節《跑！》、2018 鐵玫瑰藝術節—探照文化《敗者的搖滾瞬間》；鳥語劇團《寵物情劫》；松菸 Lab 新主藝—周能安暨眾等《超極安龍補助大典》；Nickelodeon - Dora The Explorer Live Show；阮劇團《劇本農場 V》等。



楊淵傑 舞台技術指導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劇場藝術學系畢業，主修音響，現任大岳藝術執行部經理。重要舞台技術指導作品包括：2019 52PRO!《阿波之音》；2018 EX- 亞洲劇團《來自德米安的你》；瘋戲樂《CABARET》；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Nelken》；2017 四把椅子《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2016 唐美雲歌仔戲團《冥河幻想曲》；2015 EX- 亞洲劇團《馬頭人頭馬》；鐵玫瑰小戲節技術總監；2014 天作之合《MRT》；2013 屏風表演班《莎姆雷特》；2012 果陀劇場《再見女郎》；2011 綠光劇場《開心鬼》。



鄭琬儒 音樂設計助理

現為柯智豪音樂工作室執行製作。曾任正在動映爵士歌仔戲《美男子寶蓮魁》執行製作，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雲係麼个色》音效製作與樂團統籌、田馥甄音樂舞台劇《小夜曲 Serenade》樂團統籌執行、《理查三世 R3》音樂執行助理（提名台新獎），褶子劇團《海》音效製作與執行助理、《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音樂設計執行製作、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奧列的奇幻旅程》音效製作與執行助理、Meimage Dance 舞作《假裝》音樂執行與音效設計（入選台新獎）、台灣大學戲劇系《AS YOU LIKE IT》配樂執行製作與教學組長、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此時此地》配樂執行製作與教學組長等；參與黃培育童謠專輯編曲、2016 桃園燈會金猴獻桃配樂製作等。



嚴文好 音樂執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畢業。從前台、舞台到後台，什麼都會一點，不能閒下來的女子。劇場經驗包括：政大傳播學院聯合畢製《往下跳》舞台監督；知音音樂劇大賞 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琴島一號》舞台組員；臺大藝文中心 X 世紀當代舞團《無人知曉的他方 Sense of Placelessness》表演者暨共同創作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英語戲劇表演藝術學期製作《無辜 Unschuld》演員。



陳建成 行銷宣傳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人文商管學程，跨域學術經歷體會到知識傳播的重要，因此畢業後投入行銷宣傳工作，先後任職於戰國策公關公司、尚順育樂世界、勵馨基金會等單位，參與各式商業與非營利部門之活動執行、行銷宣傳，累積許多實戰經驗。主要歷經包括：2014「腹膜透析腎友協會《PD Angel 腹語天使腎利列車》」公關活動執行；2015「麥當勞《鼓勵閱讀計畫-行動故事車》」公關活動執行；2016「勵馨基金會《怪獸你好嗎？》畫展及公益園遊會系列活動」計畫主持與統籌；2017「勵馨基金會《好系列服務計畫》」計畫主持與統籌；2018「勵馨基金會《性別柑仔店》性別平權宣導講座」計畫主持與統籌；2018「勵馨基金會《家分題》家務分工暨性別平等桌遊開發案」計畫主持與統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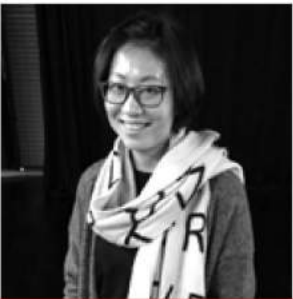
彭怡雲 專案經理

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戲劇影視美學博士。曾任職中國文化大學國劇系兼任講師、新竹東泰高中英文及美髮老師、台北華岡藝校英文老師。近期活動策劃包括：EX- 亞洲劇團（2016-2018 年）第一屆至第三屆『亞洲假日劇場戲劇節』專案統籌、藝文沙龍『每月好咖』訪談主持人；苗栗工藝園區（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苗栗分館）開館及假期活動籌劃等。國際事務包括：2013 浙江當代青瓷藝術作品展覽；2014 第九屆華文戲劇節承辦人等。



李芃臻 執行製作

EX- 亞洲劇團專職行政。苗栗建功國小舞蹈班畢業，國中即赴英國求學，主修商業及經濟學。出身企業世家耳濡目染，曾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多年，對於藝術管理與企業經營獨具見解。劇場經歷有：EX- 亞洲劇團 2014《喵與鳥》執行製作、《亞洲創意實驗室 No.3—iStory4》製作助理、《華格納革命指環—齊格飛》執行製作、《婚姻 1/2》執行製作、《島》執行製作、2015《馬頭人頭馬》執行製作、2017《生之夜色》、《花與劍 A Thousand Petals》、《玩偶之家》、2017 亞洲假日劇場戲劇節、2018《來自德米安的你》、2018 亞洲假日劇場戲劇節、《失落天語》等執行製作。



藝術總監／導演 Chongtham Jayanta Meetei (江譚佳彥)
劇本原著 Athol Fugard (亞朵·佛佳德)
原舞台設計 曾文通
燈光設計 雷若豪
服裝設計 黃致凡
音樂設計 柯智豪

演員 劉唐成、蕭景馨

舞台監督 黃詠芝
舞台技術指導 楊淵傑
音樂設計助理 鄭琬儒
音樂執行 嚴文好
技術人員 王墉、連偉喆、陳泰豪、溫承翰 (依姓名筆劃排列)

製作人 林淇安
專案經理 彭怡雲
行銷宣傳 陳建成
執行製作 李玕臻

標準字設計 藍姆設計
平面設計 鄭秀芳
平面／劇照攝影 陳少維
演出影像拍攝剪輯 狠主流多媒體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



國藝會 台北市文化局



長江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異業合作單位



地方創生夥伴



年度合作單位



Special Thanks

于善祿、方靜琦、王有丞、王祺綺、王鏡玲、中村祥子、何定照、何冠嫻、吳融霖、李欣恬、汪宜儒、沈伯洋、沈惠如、周玉蕙、林采韻、林緯、林璟如、林瓊書、姜翠芬、施名帥、施懿芹、凌美雪、殷偉芳、翁岱廉、耿一偉、耿琦、梁紅玉、許柏昂、陳志明、陳彥、陳寬田、陳慧瑜、陳韻文、黃一嘉、黃思緣、黃朝琴、楊景翔、楊翠、楊佩分、葉大華、劉培能、劉雪珍、蔡份玲、盧心怡、謝筱玫、鍾蘭芳、魏雋展、羅仕龍等

中央廣播電台、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友善書業供給合作社、台北廣播電台、四把椅子劇團、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法操 follow、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動見體、崇右影藝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科、淡江大學英美語言文化學系、清華大學中文系、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野我劇場、盜火劇團、華岡藝校戲劇科、楊景翔演劇團、漢聲廣播電台、輔仁大學理圖劇場、醒吾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科等

以及一路走來支持我們的所有師長及親朋好友們

我是誰？舞台上的又是誰？

除了看戲為什麼要去劇場？

放棄就是失敗？要成功就會有犧牲？

劇場如何帶動革命或進化？

人類一定在進化？

不要改變可以嗎？

假日就是宅在家？

革命可以是溫柔的嗎？

進劇場可以改變什麼？

革命與進化

走進黑盒子小劇場，探索無限可能
戲劇演出、講座分享、體驗教育邀您參加
劇場裡正在發生的革命與進化
亞洲假日劇場系列活動邀您共下來寮

EX-亞洲劇場

THE ASIA TRIBE EX



客家籍資深劇場人林淑安與印度籍新住民藝術家江譚佳彥於 2006 年在苗栗跨國成立。致力於跨文化劇場創作，以風格化肢體表演、意象化視覺呈現，探索與發展當代亞洲劇場新美學。秉持「實驗」與「傳承」精神，積極透過創作落實當代劇場價值，推動藝術教育養成與播種。近年多齣製作紛紛入圍重要獎項、受邀至國際藝術節，為台灣備受矚目、風格獨具的跨文化劇團。



2019/6/15 — 6/16

14:30 | 19:30

14:30

演出地點：EX Studio 黑盒子小劇場（苗栗市為公路 540 號 3 樓）

5/13 開放索票，索票網址：<https://bit.ly/2TILV12>



2019亞洲兒童戲劇夏令營



第一梯次 2019/8/19^(一) — 8/20^(二)

第二梯次 2019/8/21^(三) — 8/22^(四)

第三梯次 2019/8/23^(五) — 8/24^(六)

上課地點：EX Studio 黑盒子小劇場

更多資訊：<https://www.facebook.com/extheatreasia/>



即將開放售票，敬請期待

全新陣容 重磅回歸

2019/10/18 — 19 — 20

19:30 19:30 14:30

2019/10/25 — 26 — 27

19:30 19:30 14:30

演出地點：EX Studio 黑盒子小劇場（苗栗市為公路 540 號 3 樓）



超越經典 永不設限

2019/11/23 — 24

19:30 14:30

台灣戲曲中心 3102 多功能廳

2019/11/30 — 12/01

14:30、19:30 14:30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中正堂



Summer School 暑期培訓班

初階課程

2019/7/1 — 7/12

進階課程

2019/8/5 — 8/16



上課地點：EX Studio 黑盒子小劇場（苗栗市為公路 540 號 3 樓）

課程簡章：

<https://bit.ly/2G4YvLX>

現正開放報名中，5/15 截止報名

更多資訊請上 EX-亞洲劇團官網或粉絲專頁



The Island



EX Studio

Add: 苗栗市為公路 540 號 3 樓 / Tel: 037-262860

www.ex-theatreasia.com

 [ex-theatre asia/ex- 亞洲劇團](https://www.facebook.com/ex-theatre-asia/)